

武则天圣历元年唐与突厥战役考

朱建华

(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, 湖北 武汉 430074)

摘要:新旧《唐书》的《张仁愿传》《突厥传》等,记载了武则天圣历元年唐朝与突厥的一次战役。对这次战役《张仁愿传》的记载模糊不清,各史书的记载也十分的分散,很难做一个全面的叙述。在史书的记载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,而且在新旧《唐书》的《张仁愿传》中关于张仁愿的行为尚有可疑之处。通过对这次战役的背景、经过和结果以及这场战役的性质考证,在这次的战役中,张仁愿的出兵邀击行为是虚构的。

关键词:唐朝 突厥 战役 张仁愿

中图分类号: K242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673-2596(2012)04-0010-03

圣历元年(公元698年)唐朝突厥的这次战役,多见于《两唐书》的《张仁愿传》《突厥传》以及《资治通鉴》等史书中。关于这次战役的记载,在各种史书中的介绍都极为简略,且含糊不清,很难让人对这一次战役有一个明确的认识。在新旧《唐书》中,对该战役只是一笔带过,而在《资治通鉴》中,只是简单地一提,且非常的分散,都没有对该战役做详细的介绍,让人很难明白地看到这一战役的全貌。而且在《张仁愿传》的记载中多有虚假成分。鉴于诸史书对该战役的记载语焉不详,有必要对该战役做明确详细的介绍。现综合新旧《唐书·突厥传》以及《资治通鉴》等对这两次战役的具体情况做详细的介绍,并对其中的相关分歧和谬误进行考证。

一、战役发生的历史背景

在唐朝武则天和中宗时期,突厥默啜兴起,意图恢复曾经的突厥汗国,为此他不断对周边用兵,除向西向北扩张外,也向唐朝发动了军事进攻。而此时的唐朝,正处在武则天和唐中宗统治时期,正是由贞观之治向开元盛世的过渡时期,内政混乱,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默啜以可乘之机。武则天和唐中宗时期,默啜不断进犯唐朝边境地区,烧杀抢掠,为此唐军进行了反击。圣历元年的这一次战役,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。

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尽忠、孙万荣反叛,攻陷营州。默啜趁机上表,请求朝廷归还河西的突厥降户,并带兵攻打契丹。朝廷同意默啜的要求之后,默啜进讨契丹,获得了大量的契丹降众,兵力渐渐增强。此后,默啜请求将女儿嫁给唐朝宗室之子,并索要原先的丰、胜、灵、夏、朔、代等六州降户及种子农具等,当时的朝廷忌惮默啜的军事力量,便同意和亲,并派遣阎知微、杨齐庄出使突厥。

战役发生之时,正是武则天统治时期。武则天

将主要的统治精力放在唐朝内部,极力打压原李唐旧臣,对内依靠酷吏以稳定其统治。对外,在对吐蕃的战事胜少败多,对突厥更是难有一胜,为防备突厥的进攻,不得不对突厥实施安抚并一再应允突厥的要求。随着突厥实力的增长,默啜便寻找借口进攻唐朝。

二、战役的过程和结果

关于这次战役的过程,诸史书的记载非常模糊。新旧《唐书》的《张仁愿传》中只是记载了这一战役的一个细节,而《突厥传》中只是记载了默啜进犯和武则天诏命出击,并未对这一场战役的具体情况,比如默啜进犯的具体时间、实际效果和唐朝出兵的真实情况等作出明确的说明,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又过于分散,很难看出唐军出征的具体行动以及实际的交战情况。因此,只有在结合上述各史料的基础上,才能对该战役的过程做出详细的介绍。

此战由默啜主动进攻开始。阎知微等出使之后不久,默啜寻衅进攻唐朝:“默啜移书数朝廷曰:‘与我蒸谷种,种之不生,一也。金银器皆行滥,非真物,二也。我与使者绯紫皆夺之,三也。缯帛皆疏恶,四也。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,武氏小姓,门户不敌,罔冒为昏,五也。我为此起兵,欲取河北耳。’”^①默啜以此不成理由的理由为借口,出兵袭击了唐朝的边境州郡。

在战事的第一阶段,主要以默啜的进攻为主。圣历元年(公元698年)八月,默啜在发布五项借口之时,“发兵袭静难、平狄、清夷等军,静难军使慕容玄崱以兵五千降之。虎势大振,进寇妫、檀等州”。^②

默啜出兵之后,静难军使慕容玄崱出城投降,更加激发了默啜进犯的想法。于是进一步进犯河北道北部的妫、檀(治今河北怀来东、北京密云)等州。

战事的第二阶段,从圣历元年八月开始,至圣

历元年九月甲戌日(十七日),以唐朝出兵抵御和默啜的继续进犯为主要特征。面对默啜的进攻,此时的朝廷也下决心与突厥一战,据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来看,在武则天圣历元年(公元698年)八月,朝廷派出了三路大军,以天兵军所在地并州为中心,分天兵东道、天兵中道和天兵西道,三路大军分别以司属卿武重规为天兵中道大总管,右武威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天兵西道前军总管,幽州都督张仁亶为天兵东道总管,三路大军共计30万,以讨突厥。同时,又以右羽林卫大将军阎敬容为天兵西道后军总管,统兵15万以为后援。

从朝廷的兵力部署来看,三路大军中只有天兵西道有后援,因此,此路大军应为唐军主力,朝廷希望在天兵西道,也就是并州以西的地区与突厥决战。但是,从默啜进犯的路径来看,唐军的这次军事部署实为失策。默啜进犯妫、檀等州,此二州都在今天的河北境内,也就是在当时天兵东道附近,而唐军主力却集中在了并州及其以西的地方,从这次的兵力部署也可以看出,唐军对此次战役的指挥是何等的唐突。

此时的默啜仍然是在不断进攻唐朝的边境地区。圣历元年八月,癸丑(八月二十六日),默啜进一步进犯,深入唐境的飞狐(当时属易州境内,今天的河北涞源)，“乙卯(二十八日),陷定州(治所在今河北定州市,石家庄东北68公里处),杀刺史孙彦高及吏民数千人。”^③这一次战斗,据《资治通鉴》文后考异记载,孙彦高此人实无才干,“无他职用,性惟顽愚”,^④突厥军队打到城下之时,他自己躲在小屋中不敢出来,文牒等都有人从小窗中传递。他还挑选了城中的精兵保护自己的家,当突厥军队打进城后,在四下无人的时候,对仆人讲,“牢关门户,莫于钥匙”,^⑤其愚怯竟至此等地步。定州刺史是朝廷边境重镇的军政主官,在敌军进攻的时候,竟然是如此的胆怯不堪,此战之败也是在情理之中的。

九月戊辰(十一日),默啜进兵围困赵州(今河北省赵县,石家庄东南40公里处)。开始,默啜先派阎知微“诏谕赵州”,阎知微“与虏连手踏万岁乐于城下”,守城将领陈令英呵斥他,“尚书在位非轻,乃为虏踏歌,独无惭乎?”^⑥阎知微无言以对,只是说了句不得已。阎知微的无耻嘴脸暴露无遗。赵州长史唐般若,从城内相应突厥军队,内外勾结,攻陷了赵州。刺史高睿与其妻被杀。

面对突厥默啜的接连进犯,朝廷不得已,于圣历元年(公元698年)九月“甲戌(十七日),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以讨突厥”,^⑦原来募兵尚不足千,太子就任后很快就征集了五万之众。但是武则天不放心太子掌兵权,于是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副元帅,掌元帅之职,同时以右丞宋元爽为长史,右台中丞崔献为司马,左台中丞吉顼为监军使,抵挡突厥的

进犯。

战役的三阶段,圣历元年九月,突厥默啜顺利退去。在这一阶段中,唐军将领的畏敌暴露无遗。圣历元年九月,癸未(二十六日),默啜将从赵州和定州等掳掠的人口全部杀害后,自五回道返回。

朝廷派出的这几路军马竟没有一路能够真正做到保境安民。默啜自五回道而回,一路杀掠甚重,而“沙吒忠义及后军总管李多祚等皆持重兵,与贼相望,不敢战,河北道元帅纳言狄仁杰总兵十万追之,无所及”。^⑧默啜在退走时,将从赵州和定州等掳掠的人口全部杀害,而与之相对的则是沙吒忠义及李多祚等大将,他们拥兵自重,未与敌发生正面之战,眼睁睁地看着默啜退走,只有狄仁杰率兵十万追击,但为时已晚,无果而终。

这是战役的最后一个阶段,在这个阶段中,唐军将领的畏敌情绪暴露无遗。此战役以默啜顺利退走,唐军狄仁杰部追击无果而告结束。

从整个战役过程的叙述可以看出,默啜的进攻是何等的顺利,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实质性的抵抗,从今河北怀来东、北京密云等地,一直打到了河北南部和山西附近,可谓是一路畅通无阻。而在这一次战役中,唐朝将领和边境官员畏敌之严重可见一斑,静难军使慕容玄弼以兵五千投降;定州刺史孙彦高顽愚无能,畏敌避战;赵州长史唐般若竟私通默啜,为突厥内应;身为大军主将,沙吒忠义等竟惧怕敌军而不敢战。如此军队,如此官员,何以保国安民,将帅无能也难怪默啜会一再进犯。

三、战役细节考证

张仁愿是此次出兵的各路将领之一。关于张仁愿在此次战役中的作为,新旧《唐书·张仁愿传》中皆将他记作有功之臣,《旧唐书·张仁愿传》中说,“会突厥默啜入寇,攻陷赵、定,拥众回至幽州,仁愿勒兵出城邀击之,流矢中手,贼亦引退。则天遣使劳问,赐以医药。”也就是说,默啜在劫掠了赵定二州之后,又回到幽州,在此期间,张仁愿出城进攻突厥军队,并手上中箭,突厥也随即撤退。但是,真实的情况是否如此呢?

《资治通鉴》中记载,默啜尽杀赵定二州的俘虏之后,“自五回道去,沙吒忠义等但引兵蹙之,不敢逼。狄仁杰将兵十万追之,无所及”。而同样是这件事,在《旧唐书·张仁愿传》中的记载却是“会突厥默啜入寇,攻陷赵、定,拥众回至幽州,仁愿勒兵出城邀击之,流矢中手,贼亦引退”。^⑨当时,突厥进犯的赵州、定州等都在幽州(今北京)西南,距离幽州200多公里,五回道又在易州西南,也是在幽州的西南方向,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河北涞源县附近的正东方向约三十公里处,此处距幽州甚远,以今天的路程计算约为230多公里,如果果真照《张仁愿传》所言,默啜在攻陷了赵定二州之后,再回到幽州城

中,再从五回道退去,这样岂不是兜了一个大圈子,这样对默啜来讲不仅耗费粮草不说,而且也给自己带来极大的麻烦,这是极不合常理的。因此,默啜完全没有必要再回到幽州,而是在劫掠了赵定二州之后,直接从五回道退走了,这是最近也是最合理的退走路线。如此一来,默啜并没有回至幽州,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张仁愿出城邀击突厥之事。

《新唐书·张仁愿传》中的记载与《旧唐书》略有不同:“默啜寇赵、定,还出塞,仁愿以兵邀之,贼引去,矢著其手,武后遣使劳问,赐药注傅。”^⑩此间的“还出塞,仁愿以兵邀之”,但从《资治通鉴》和新旧《唐书》的《突厥传》中提到的默啜自五回道退去时,曾与天兵西道的沙吒忠义及李多祚等相遇,他们手持重兵,却“与贼相望,不敢战”,^⑪任由他们从五回道离去,只有狄仁杰一人率军追击,而在相关史料中并未提及张仁愿出城与突厥战斗之事,由此则更加可以断言,默啜劫掠赵定二州后,的确从五回道离开,且并未与张仁愿相遇。就在默啜自五回道返回时,诸路大军皆不敢战,唯有狄仁杰领兵 10 万追击,但无所及。

综上,可以断言,新旧《唐书》中关于张仁愿出城邀击突厥军队并手上中箭一事为虚构。而事实是,突厥默啜在并没有遇到实质性抵抗的情况下,一路进犯,自妫、檀二州,至飞狐,再到劫掠赵定二州。在退走之时,虽然与沙吒忠义等将领相遇,但并未与唐军发生正面交锋,而是从容地自五回道而去。

关于默啜杀从赵定二州所掳掠的人口之事,在新旧《唐书》的《突厥传》中记载为“八九万人”,而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记载为“万余人”,由于资料所限,究竟为多少则无可考证。^⑫但是,就当时突厥的人口数以及突厥能够出动并作为进攻主力的军队来看,能够在短时间内在河北地区纵横驰骋,其人数应该不会太多,而汉文史书中记载“众十余万”,这一数字是被大大地夸张了,据《嗽欲谷碑》对此次出兵的描述“我们是两千人,我们有两军”^⑬看,这次突厥军队人数并不多,只有数千人。而掳掠八九万人对当时的默啜军队来讲是很困难的,这么多人的解运甚为困难,而且一旦这八九万人群起攻之,默啜必将遭受巨大损失,因此,此役默啜从赵定二州掳掠的人口之多为万余人。

四、战役的性质和影响

这一次战争,源于默啜恢复突厥汗国的雄心壮志,为了向西向北扩张,他必须维持与唐朝的友好关系,为此先是与唐朝修好,并主动提出和亲,而唐朝也应允了他的请求,但这种修好和友好关系只是一种政治的需要而已,随时可以因为自身利益要求的变动而改变。此后他又向唐朝提出索要六州降户以及索要种子、农具的请求,唐朝也都一一应允。但

是,默啜仍然执意以五项事宜为借口进犯,进攻唐朝静难及平狄、清夷等军以及妫、檀等州,同时又进犯蔚州,攻陷飞狐县,进攻定州、赵州,先后杀刺史孙彦高和高睿,焚烧百姓房屋,劫掠牲畜,对百姓不分老幼全部杀害,实则是对唐朝的侵略。因此,关于这一次战争的性质,就突厥而言,应为突厥侵略唐朝的不义战争;而对于唐朝来讲,则是抵御外来入侵的正义战争。

这次战役对突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此战之后,突厥国内兵威大振,军事实力日益强盛起来,突厥“拥兵四十万,据地千里,西北诸夷皆附之,甚有轻中国之心”;^⑭东方的高丽、渤海等国都纷纷归附;从唐朝掳掠大量的汉人,增加了突厥国内的劳动力,为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,极大地促进了突厥的发展。此次战败之后,唐朝国内对突厥的畏惧情绪升高,群臣提出的抵御突厥的建议多以防守为主,且多不可行。可见,此战之后,唐朝元气大伤,无力反击,这也为后来突厥一次又一次的进犯提供了条件。

注 释:

- ①司马光.资治通鉴(卷 206)则天后圣历元年八月条.中华书局,1956.6531.
- ②③④⑤司马光.资治通鉴(卷 206)则天后圣历元年八月戊子条.中华书局,1956.6531,6533.
- ⑥司马光.资治通鉴(卷 206)则天后圣历元年九月条.中华书局,1956.6533.
- ⑦⑭司马光.资治通鉴(卷 206)则天后圣历元年九月甲戌条.中华书局,1956.6534.
- ⑧⑪刘昫.旧唐书(卷 194)突厥上.中华书局,1975.5169.
- ⑨刘昫.旧唐书(卷 93)张仁愿传.中华书局,1975.2981.
- ⑩欧阳修.新唐书(卷 111)张仁愿传.中华书局,1975.4152.
- ⑫据《新唐书 地理志》及《河北省志 人口志》中,只有天宝元年的人口数的记载,当时赵州有人口 395238,定州有人口 496676,故无从考证此役默啜所虏人口数.
- ⑬《嗽欲谷碑》第八行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司马光.资治通鉴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6.
- [2]刘昫.旧唐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[3]欧阳修.新唐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3.
- [4]薛宗正.突厥史[M]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2.

(责任编辑 姜黎梅)